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〇八回 兩封信氣死邱太監 四錠銀眼饞諸地棍

話說邱奎這一趟橋工，賺了有八萬多銀子，預備打捆上路，那知這銀子都不見了。正然嚇了發呆，又見聽差的送來一封家信，隨即拆開一看，見上面說某月某日，朱六兒回家，送來親筆憑信云：因橋工衝塌，先撥□萬銀去賠償，否則罪在不赦。已將□萬兩寶銀仍由朱六兒押上，諒已收到云云。邱奎一看，只嚇得面無人色。委實想不出是個什麼就裡。朱六兒道：「莫非遇著騙子了？」邱奎道：「你是家裡常在一起的人，那裡有個認不清的嗎？」朱六兒發急道：「這樣看來，是我有了分身法了。好在我日兒夜的也不曾有一刻離著了你。」邱奎道：「不是這樣說法，我因為你不曾離著咱家，所以才奇怪的呢。而且還有一層，家中的□萬銀子，就作為遇騙，這櫃裡面的幾萬銀子就便被人搶，還要挑上幾□擔，怎樣無影無形的就不見呢？」朱六兒道：「我倒真不相信，難道碰著妖怪不成？」當下又跑到櫃旁看了一看，果然是空空如也。但見裡面有一封信，朱六兒道：「這又奇了，裡面不是還有一封信嗎？」邱奎見說，連忙把信拿出。見那信還不曾開封，信封上寫了個邱沒屁兒入目。邱奎一看，又氣又恨，手顫顫的把信拆開，但見寫的是：哈哈，詐得工人□五萬雪花銀。哈哈，假了俺和尚去買一卷金剛經。哈哈，櫃中不足家中撞。哈哈，借用你情人通信音。從今後，要小心。惱了俺和尚是不太平。哈哈，真好笑、可笑你沒屁兒垂頭喪氣轉回京！

邱奎看畢，氣得把一封信撒得粉碎。大罵道：「這沒有別人，一定是那賊禿濟顛僧做的這混帳事。可不要把人氣煞了嗎！」說此處，只見那害人精朱六兒彎身到了櫃子裡面，說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，裡面還有一封信呢。」隨忙拿出，交了邱奎。邱奎又拆開，但見上寫道：明知濟顛僧，居然罵賊禿。你氣俺更氣，抬頭看明白：「撲哧」。

邱奎看完，果然不知不覺的把頭一抬，那屋上落下一塊杌磚，「撲哧」把頭上砸了一個大洞，鮮血直流。邱奎到此地步，真個無法可想，只得收拾行裝，同朱六兒進京覆命。

看官，據前書這樣說法，邱奎可算統家中外面所失去賊銀□八萬有零，即作各工退還勒款□五萬兩，其餘三萬多兩落在何處，那裡濟公還落一兩八錢吃壺酒嗎？列位有所不知，只因濟公到了工場上面，逐日的飲食，那裡是濟公帶來的嗎？也無非作了法，向外面彩買，這三萬多銀子，可算一應化銷，都在其內。濟公實不曾沾染分文，不像後來一些辦善舉的，外面事件不曾辦，皆自家募化一個功德，由衣服做起，然後就買回買屋，開店捐官，娶女兒，嫁媳婦，都靠在那上面。噯，我說忤了。人家只有娶媳婦，嫁女兒，那裡有個娶女兒，嫁媳婦的嗎？哈哈，我說忤了。我那裡真說忤嗎？細想起來，我還說的一些不忤呢。請教這一般侵蝕善款的罪人，那個有得逃生？眼前雖然善人老爺小姐少娘的威武不過，到了後來，那閻王老子代他把帳一算，還怕不是死兒絕女，已嫁女兒退回頭，已娶的媳婦嫁寡婦嫁出去嗎？

閒文少敘。濟公在工廠裡過了一個多月，見橋工已竣，他深怕各工人會悟過來，纏繞得沒得動身了。這日已到了三月初三日了，濟公一早起身，便滿了眾工人，弄了個不辭而別。就由春浦到了姑蘇，走到閶門左近，到了一月酒館坐下。心裡想：腰裡是分文沒得，還要尋著一個會東的主顧才好。當下跑到裡面，揀了一張朝南的桌子坐下。那酒保見他這一個邇邇和尚，曉得交易不大多，作些不過二兩窮燒酒，兩塊豆腐乾，定然不是個財爨。見他把當中的一張桌子占住，心裡就有些瞧不起他。當下拿了一塊揩台布，走到濟公面前，說道：「和尚老爺，我們這地方不比旁處，鄉紳多得很，碰著了和尚下酒館，不大安宴的。輕則被他們辱罵一陣，丟副面孔，重則送到衙門裡面打屁股，坐監。我勸你這個師父，識些點迴避。那前面酒架旁有一張空桌子，你和尚躲在那處吃個安宴酒罷。」濟公見說，向這酒保笑了一陣，說道：「你這人說話，俺和尚一句都不懂。俺且問你，你家可有醃狗肉嗎？」那酒保笑道：「我看你這樣蹊景，倒是西湖濟顛僧的徒弟了。開口就問人家要狗肉吃，這樣東西，我們蘇州城裡是不准賣的。」濟公見說，暗暗喊了一聲晦氣，便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代俺不問什麼只要是肉，代我切一盤來。揀那頂大的瓶，打一瓶燒酒，拿一隻碗來，那就沒你的事。」酒保一聽，見他這樣的酒量，以為是一個大生意，也便拿了酒菜，由他坐在堂裡，一人自斟自飲，不再同他嚕唆。

那知一盞酒還不曾吃得完，外面一些吃晚酒的統統上市，左一起右一起的，立刻把一月館子坐的滿滿的。卻沒一個來同濟公搭坐，都因他這一個邇邇形像，望一望，便離了他老遠的。又過了一刻，拖拖拉拉又走來三四個，都是頭戴武生巾，身穿灑花直裰。進裡一看，見沒有一個閒座頭，只得和尚桌上有空，那人也因他齷齪，掉頭就走。轉眼之功，忽然又跑了進來，就在濟公桌上一人坐了一面，還有一人鑲在濟公凳上一擠，說道：「和尚坐遠些，讓些老爺坐！」濟公把他估量一下，已曉得他們的用意。便故意裝做吃懼不過的形容，連眼睛都不敢朝他們望，將屁股移了一移，讓了那人坐下。那酒保見他們已經坐定，連忙走上前來，都「少爺長，少爺短」的問他們吃什麼酒，要什麼菜。內中一個歲數稍大些的，嚙向濟公歪了一歪，說道：「你代我們打五斤花雕，開一隻熏鴨就是了。」酒保走去，不上一刻，也將酒菜送到。四人便斟過了酒，將一把壺送到濟公面前道：「和尚老爺，滿飲一杯。我們蘇州城裡，從來沒有個和尚道士敢到茶面酒館，難得你這個和尚，很有一點份兒。我等所以特為要恭維恭維。」看官，你道這四個人是什麼人呢？一個姓張名洪，一個姓蔣名豹，那兩個是弟兄兩個，一叫王鴻發，一叫王春發。這四個人本是四個武生，懂得兩手毛拳，專靠在娼家收點例規吃飯。平時在外面游手好閒，躋個茶面酒館，碰著人家相哄相打，便出來排解排解，落點賺頭，博點吃喝。還有許多見眼生情，遇事生風，弄錢的方法是多得，委實說之不盡。總批是幾個稍有頭面的青皮光蛋罷了。

這日因訪到靠這酒館旁邊尼庵裡，有一個住客的尼僧，很有安色，四人便想前去彩花，卻因時候尚早，便到這酒館裡來先喝點酒。所以頭一次進來，見裡面沒有座頭，只有那齷齪和尚坐的那張桌上有空，覺到不願同坐，所以轉身就走。及至走到外面，王鴻發拍腿道：「哎呀，我們要死了！」三人見他這樣大驚小怪的說來，連忙追問道：「鴻發，你這句話怎樣說起？」王鴻發道：「你們有所不知，我當先曾聽見我們這個行業中老前輩有四句歌語，他說道：

出門利市遇打訂，買物抓錢不算帳。

逢時過節去嫖娼，茶面酒館吃和尚。

我們今天碰著這個和尚，只是應著古語的一件好事。可笑我們四個人，一個有靈機的都沒有，反轉把就口的一口食丟了就走，不是糊塗得要死嗎？」那三人被他突然提醒，隨即拉一拉手道：「我們不會再進去罷？」就此又商議了一陣，重新走了進去，在濟公那張桌上三七相的勢子，擠了一桌坐下。再見濟公裝的那羞羞縮縮的樣子，以為這和尚真個怕人，便喊了酒菜，預備吃他個酒醉肴飽，不愁這和尚不把個帳會了去。所以張洪拿了酒壺，代濟公先■了一杯酒，以為牽在一起才好算計。但濟公早已看得清清楚楚，見他的酒壺到來，一些也不謙恭。當下五個人傳杯遞盞，吃得是熱鬧不過。張洪等以為覓著個白大食，越分添酒添菜，吃了個不亦樂乎。

吃到終場，酒保走來把帳一算，共計吃了六兩多銀子。濟公招呼四人道：「朋友不要破鈔，小東今日是和尚的。」隨從懷裡取出一錠白白的紋銀，約有□多兩重，拿在手中，先試了一試，然後送在嘴裡，就想用牙齒去咬。四個人一見，大家會了一個眼色。蔣豹道：「和尚，你這做甚？那有這利害的牙齒，能咬動銀子嗎？」濟公道：「這個癆瘵的銀子都是呆大的，他店家多分找不出許多，除掉咬下些來，還有別法嗎？」說著又從腰裡摸出三錠，擺在桌上道：「你們請看，不都是一樣大的嗎？」四人見此，大家使了一個眼色，每人拿了一錠，看著道：「真是重得多呢。也罷，我們代你把個帳會掉了罷。」四人走到帳檯面前，各人腰裡你一兩，他八錢，湊著會過了帳，出了酒館的門，便拿了濟公的銀子，飛奔的逃走。不知這濟公四錠銀子，可得真被四人騙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